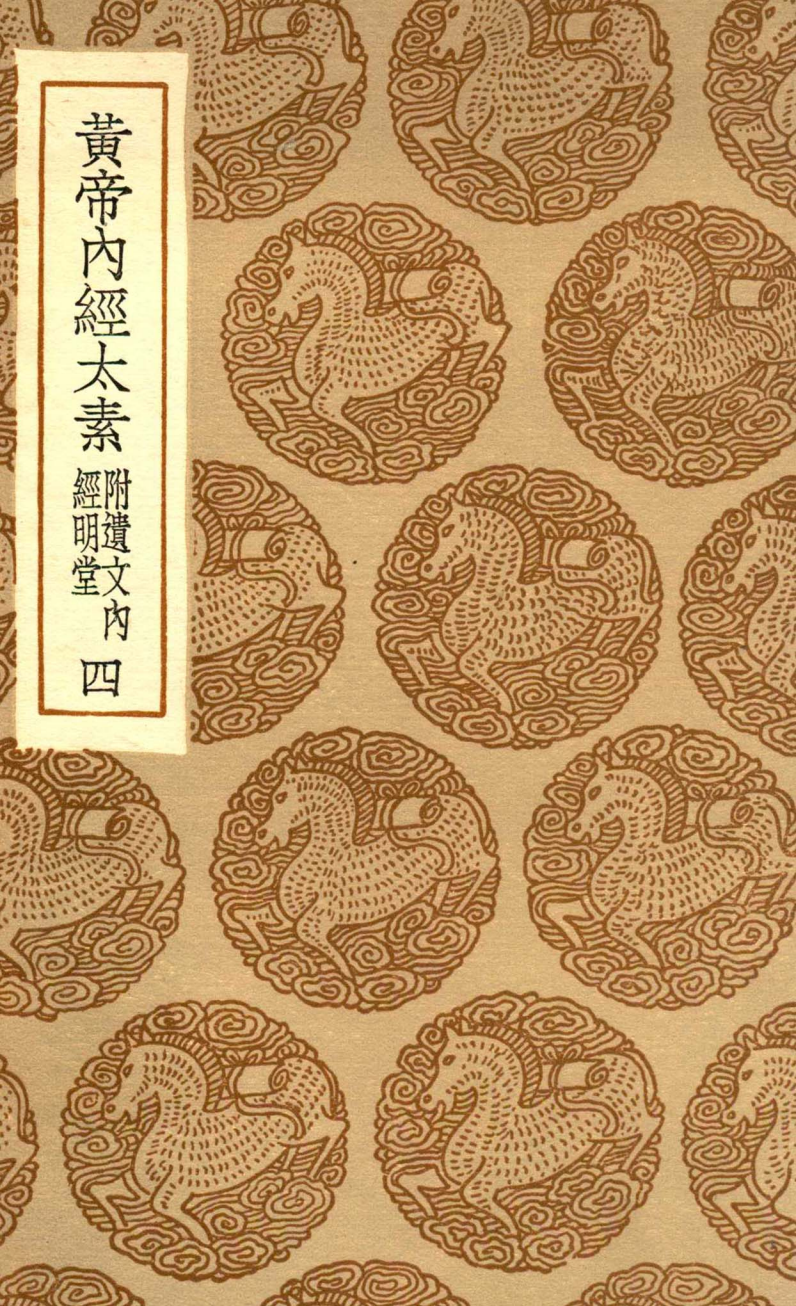


黃帝內經太素

附遺文內
經明堂

四





黃帝內經素

附遺文內經期堂

(四)

楊上善撰注

黃帝內經太素卷十九設方

通直郎守太子文學臣楊上善奉 勅撰注

知古今

知要道

知方地

知形志所宜

知祝由

知鍼石

知湯藥

知官能

知古今

黃帝問於岐伯曰。爲五穀湯液。及醪醴。奈何。醪。汁澤酒醴宿酒也。此並擬以去病爲之奈何也。岐伯對曰。必以稻米。炊之稻薪。稻米者

完。稻薪者堅。曰。此得天地之和。高下之宜。故能至完。伐取得時。故能至堅。稻米得天地和氣。又高下得所。故完。稻薪收伐得時。所以堅實。用炊以爲醪醴。

可以療病者也。黃帝問於岐伯曰。上古聖人作湯液醪醴。爲而不用。何也。曰。上古聖人作爲湯液醪醴者。以爲備

耳。夫上古作湯液。故爲而弗服。伏羲以上名曰上古。伏羲以下名曰中古。黃帝之時。稱曰當今。上古之時。呼吸與四時合氣。不爲嗜欲亂神。不爲憂患傷性。精神不越。志意不散。營衛行通。腠理緻密。神清性明。邪氣不入。雖

作湯液醪醴。以爲備擬。不爲服用者也。中古之世。德稍衰也。邪氣時至。服之萬全。上古行於道德。建德既衰。下至伏羲。故曰稍衰也。帝王德衰。不能以神化物。使疢癘不起。嗜欲情生。腠理開發。邪氣因入。

以其病微。故服湯液醪醴。稍衰而猶純。故因湯液而萬病萬全。曰。今之世。不必已。何也。不定皆全。故曰不必已也。曰。當今之世。必齊毒藥。攻其中。鑱石鍼艾治其

外。形弊血盡。而功不立者。何也。廣前問意。問意曰。良藥可以養性。毒藥可以療病。黃帝不能致德。邪氣入深。百姓疾甚。盡齊毒藥。以攻其內。鑱石鍼艾。以療其外。外則形弊。內則血氣盡。而病不愈。其意何也。曰。神

不使何謂神不使。人之神明有守以營於身即爲有使也。曰。鍼石者道也。精神越。志意散。故病不可愈也。鍼石道者。行鍼石者。須有道也。有道者。神不馳。越志不異。

求意不妄思。神清內使。雖有邪客服之湯液醪醴萬全也。今精壞神去。營衛不可復收。今時五藏精壞。五神又去。營衛之氣去而不還。故病不愈。何者。嗜欲無窮。而憂患不止。故

精氣弛壞。營澀衛除。故神去之。而病之所以不愈者也。以下釋前精壞神去。營衛不行所由也。一則縱耳目於聲色。樂而不窮。二則招憂患於悲怨。苦而不休。天之道也。樂將未盡。哀

以繼之。故精氣弛壞。營澀衛除。神明去身。所以難療不愈也。故無恆愚品。不可爲醫。作巫斯之謂也。

知要道

黃帝曰。余聞九鍼九篇。余親受其調。頗得其意。夫九鍼者。始於一。而終於九。然未得其要道也。九篇謂九鍼章別即爲篇。

非是一部總有九篇也。調謂一同指歸。要道謂渾一之妙也。夫九鍼者。小之則無內。九鍼之道。小之有內。則內者爲小鍼。道非小也。故知鍼道小者。小之窮也。大之則無外。鍼道之大有外者。爲大鍼。道非大也。

故知鍼道大者。大之極也。深不可爲下。鍼道之深。更有下者。則鍼道非深。故知鍼道深者。深之深。高不可爲蓋。鍼道之高。更有高者。則鍼道有蓋。故知鍼道高者。高之高。恍惚無窮。流溢亡極。余

知其合於天道人事四時之變也。窮之更妙。故不可窮也。極之愈巧。故亡極也。天道人事四時之變。既然。余知鍼道與之同者也。然余願聞雜之豪毛。渾束爲一。可

乎。余知鍼理與道變似萬端而顯參之同毫釐之細渾之若衆。妙之一也。同毫之細有神使之明。若衆妙之一得萬事之畢。岐伯曰。明乎哉問也。非獨鍼焉。夫治國亦然。毫細渾一人道用之鍼液

可以遐年。以之保國。可以延身與利人兩異恐鍼道非理國之要。黃帝曰。余聞鍼道非國事也。岐伯曰。夫治國者。夫唯身與利人兩異恐鍼道非理國之要。岐伯曰。夫治國者。夫唯

道焉。非道何可小大深淺。雜合而爲一乎哉。理國安人也。鍼道存身也。安人之與存身。非道不成。故通兩者。渾然爲一也。兩者通道。故身國俱理耳。夫積小成大。故小大不可異也。益淺爲深。故深淺不可

殊也。鍼道者。即小與淺也。理國者。即大與以下設日月水鏡。深也。所以通爲一。即鍼道理國得其妙也。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日與月焉。水與鏡焉。鼓與響焉。鼓響六響欲窮存

身安人微。妙之道。夫日月之明。不失其彰。水鏡之察。不失其形。鼓響之應。不後其聲。治則動搖應和。盡得其情。鍼藥有道

故渾一而用巧。理國有道。故政同而理能。是以鍼藥正身。即爲內也。用之安人。即爲外也。內譬日月水鏡鼓響者也。外譬光影形象音聲者也。鍼法存身和性。即道德者也。攝物安人。即仁義者也。故理身理國。動搖應和。盡和羣生之情。斯乃至真之道也。不後者同時者也。

黃帝曰。審乎哉。照照之明。不可蔽也。其不可蔽者。不失陰陽也。以陰陽察於內外。故照照不可蔽者也。合而察之。切而驗之。見

而得之。若清水明鏡。不失其形也。以內外合而察之。以志意切而取驗。故得之見。五音不彰。五色不明。五藏波蕩。五音

五色即外也。五藏即內也。以五舉此三譬。以曉物情也。襲者。因也。鼓聲與形爲內近也。桴影及響爲外遠。藏神性波蕩。故音色不章明。若是。則外內相襲。若鼓應桴。響之應聲。影之似形也。

也。

故遠者司外，揣內；近者司內，揣外。遠者所司在外，以感於內；近者所司在內，以應於外，故曰揣也。揣，度也。

是謂陰陽之極。天地之蓋，請藏之靈蘭

之室，弗敢使洩。是為陰內陽外，感應之極理，以是天地足蓋無外之大，故請藏靈蘭室寶而重之。

知方地

黃帝問於岐伯曰：醫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岐伯曰：地勢使然。五方土地各異，人食其土，生病亦異，療方又別，聖人量病所宜，一病

合以餘方療之，皆得愈者，大聖之巧。故東方之域，天地之治始生也。魚鹽之地，濱海傍水，其民嗜魚而食鹹，皆安其處，美其食。

天地之法，東方為春，萬物始生之方也。人生魚鹽之地，故安其處，美其食也。魚者，使人熱中；鹽者，勝血。故其民皆黑色，疏理。魚性是熱，故食之令人熱中；鹽水也，血者火也，水以尅火，故勝血而

人色黑也。故其病皆為癰瘍。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從東方來。熱中疎理之人，多生癰瘍病也。癰，養良反，瘡也。砭，破也。已成冷石，熨其初起，此言東方病異療。西方

者，金玉之域，沙石之處也。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陵居而多風，水土剛強，其民不衣而疊薦，其民窄食而

脂肥。故邪不能傷其形體，其病皆生於內。其治宜毒藥。毒藥者，亦從西方來。窄，詐白反。西方金，亦金玉之所出，故為金玉之域也。西方為秋，故為萬物

收引之方也。不衣者，不以絛為衣，而以疊薦其身。食物壓管磨碎，不以完粒食之。人多脂肥，腠理緻密，風寒暑溼外邪不傷，而為飲食男女內邪生病，故宜用毒藥攻之。
北方者，天地所閉藏之域也。其地高，陵

居風寒冰凍，其民樂野處而乳食，藏寒生病，其治宜灸焫。灸焫者，亦從北方來。
北方為冬，故為萬物閉藏之方也。北方其地漸高，是陰中之陰。

故風寒也。所樂之處既於寒，所美之食非溫，故五藏寒而生病。宜以灸焫焫燒也。而悅反，有本凍為湖，量北方無湖也。
南方者，天地所養長，陽氣之所盛處也。其地污下，水土弱，

霧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附，故其民緻理而色赤。其病癩痺，其治宜微鍼。故九鍼者，亦從南方來。
南方

為夏，萬物養長，陽盛之方也。陽中之陽，其地漸下，故水土弱，霧露之所聚也。污下，溼也。附，快付反。義當腐。南方為火色，赤，故人多赤色也。以居下溼，多癩痺病，故宜用九鍼也。
中央者，其地平以溼，天地所生物色

者衆。
中央為土，故其地平溼。中土之所生物色多。
其民食雜而不勞，故其病多痿厥寒熱。其治宜導引按蹻。故按蹻亦從中央出。
巨 蹻

紹反。人之食雜，則寒溫非理，故多得寒熱之病，不勞則血氣不通，故多得痿厥之病。故導引按蹻，則寒熱咸和，血氣流通，此非但愈斯二疾，萬病皆可用之。蹻，又九紹反。舉平也。
故聖人雜合以治，各得其所，故治

所以異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體。
五方水土，生病不同，隨療各異，聖人即知一病為衆藥所療，故以所宜為工，得療病之大體也。

知形志所宜

形樂志苦病生於脈治之以灸刺。形身之兒也志心之志也心以主脈以其心勞邪氣傷脈心之應也故以灸刺補寫脈病也形苦志樂病生於筋治之以熨引。

形苦筋勞邪氣傷筋肺之應也筋之病也醫而急。形志俱逸則邪氣客肉脾之應也多發癰脾故以砭鍼及石熨調之也山海經

故以熨引調其筋病也藥布熨之引之使其調也。

曰高氏之山其上多玉有石可以為砭鍼堪以破癰腫者也。

形苦志苦病生於咽喝治之以藥。形志俱苦勞氣客邪傷氣在於咽喝肺之應也喝肺喘聲也有本作渴故療之湯液丸散藥之也形數驚

恐筋脈不通病生於不仁治之以按摩醪藥是謂五形。驚恐主腎形多驚懼邪客筋脈筋脈不通腎之應也病生筋脈皮膚之間為痺不仁故以按摩醪醴五形言陳其所宜也故

曰刺陽明出血氣。手陽明大腸脈足陽明胃脈也二脈上下連注其氣最強故此二脈盛者刺之血氣俱寫刺太陽出血惡氣。手太陽小腸脈也足太陽膀胱脈也二脈上下連注津液最多故此二脈盛者刺之寫

血邪客之者。手少陽三焦脈也足少陽膽脈也二脈上下連注其氣寫去惡氣也刺少陽出血惡氣。手少陽三焦脈也足少陽膽脈也二脈上下連注其氣最多故此二脈盛者刺之寫去惡血者刺太陰出血氣。手太陰肺脈也足太陰脾脈也此二太陰

與二陽明雖為表裏其氣血俱盛故並寫血氣也。手厥陰心包絡脈也足厥陰肝脈也與二少陽以為表裏二陽氣多血少陰陽相反故二陰血多氣少是以二厥陰盛以寫血也邪客之者寫去惡氣也刺少

陰出血惡血。手少陰心脈也足少陰腎脈也與二太陽以為表裏二太陽既血多氣少陰陽相反二陰氣多血少是以二少陰盛寫於氣也邪客之者寫去惡血也陽明多血氣太陽多血少氣少

陽多氣少血太陰多血氣厥陰多血少氣少陰少血多氣。此言刺三陰三陽出血出氣差別所以也足陽明太陰為表裏少陽厥

黃帝內經太素 卷十九

二四七

陰爲表裏。太陽少陰爲表裏。是謂足之陰陽也。手陽明太陰爲表裏。少陽心主爲表裏。太陽少陰爲表裏。

是謂手之陰陽也。

今知手足陰陽所在。

凡治病。必先去其血。去其所苦。伺之所欲。然後寫。有餘補不足。

凡療病法。諸有痛苦。由其血者。血刺

之處。先刺去之。刺去血已。伺候其人。情之所欲。得其虛實。然後行其補寫之法也。

知祝由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古之治病者。唯其移精變氣。可祝由而已也。今世治病。毒藥治其內。鍼石治其外。

或愈或不愈。何也。

上古之時有疾。但以祝爲去病所由。其病即已。今代之人。苦於鍼藥。而療病不愈者。爲是病有輕重。爲是方術不妙。

岐伯曰。往古民人。居禽獸之間。

上古禽獸多。而人少。人在

禽獸之間。巢居以避禽獸。故稱有巢氏也。

動作以避寒。陰居以避暑。

以躁勝寒。故動作以避寒。以靜勝熱。故陰居以避暑。

內無眷慕之累。外無申宦之形。此恬憒

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毒藥不治其內。鍼石不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也。

此爲恬憒之時。有性莫不恬憒。自得恬然自得。內無眷慕之情。憒然

至樂。外無申宦之役。申宦不役於軀。故外物不形。眷慕不勞於志。故內欲不累。內外恬淡。自然泰和。外邪輕入。何所深哉。是以有病。以祝爲由。移精變氣去之。無假於鍼藥也。

當今之世不然。憂患琢其內。苦形傷

其外。眷慕起於心，則憂其內，申宜苦其形，則傷於外也。

又失四時之逆順，寒暑之宜，賊風數至，陰虛邪朝夕，內至五藏骨髓，外傷空竅。

肌膚，故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者，故祝由不能已也。黃帝曰：善。

夏則涼風以適情，冬則求溫以從欲，不領四時逆順之宜，不依冬夏寒暑之適，由是賊風至於腠理。

虛邪朝夕以傷體，虛邪傷體，內入藏而客髓，賊風開腠，外客肌以傷竅，所以微疾積而成大病也。加而致死，苦之鍼藥，尙不能愈，況祝由之輕，其可遣也。

知鍼石

黃帝問岐伯曰：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於人。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君王衆庶，盡欲全形，形之

所疾，莫知其情，留淫日深，著於骨髓，心私患之，余欲以鍼除其疾病，爲之奈何。

天地之間，人最爲貴，人君衆庶，莫不寶身，然不知病之脆微，留連骨

髓，故請療之方也。

岐伯曰：夫鹽之鹹者，其氣令器津洩，弦絕者，其音嘶敗，木陳者，其葉落，病深者，其聲噦。

言欲識病微者，須知

其候，鹽之在於器中，津洩於外，見津而知鹽之有鹹也，聲嘶，知琴瑟之弦將絕，葉落如陳木之已蠹，舉此三物，衰壞之徵，以比聲噦，識病深之候也。

人有此三者，是謂壞府，毒藥毋嬰，治短鍼毋取。

此皆絕皮傷肉，血氣爭異。

人有聲噦，同三譬者，謂是府壞之候也。府者中府，謂五藏也。壞者，則聲噦也。中府壞者，病之深也。其病既深，故鍼藥不能取也。以其皮肉血氣，各不相得故也。

黃帝曰：余念其

病，心爲之亂惑，反甚其病，不可更代。百姓聞之爲殘賊，爲之奈何。

余念微病，淫留至深，衆庶不知，遂著骨髓，余痛其心，反甚於病，不能去已，故曰不可更代。百姓聞此

積微成大，壞府之言，莫不以爲殘賊之深，欲知爲之奈何也。

岐伯曰：夫人生於地，懸命於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人能應四時者，天地爲之

父母。

天與之氣，地與之形，二氣合之爲人也。故形從地，生命從天，與是以人應四時，天地以爲父母也。

荷主萬物者，謂之天子。

天地所貴者，人，人之所歸者，聖唯聖荷物，故號曰天子也。

天有陰陽，人

有十二節。

此言天子所知，凡有二合四能。天有十二時，分爲陰陽，子午之左爲陽，子午之右爲陰。人之左手足六大節爲陽，右手足六大節爲陰，此爲一合也。

天有寒暑，人有虛實。

十二爻，寒暑之氣，十一月陽氣漸息，陰氣

漸消，至四月陽氣在盈，陰氣正虛，至五月陰氣漸息，陽氣漸消，至十月陰氣在盈，陽氣正虛，陰陽即爲寒暑者也。盈虛以爲虛實者也。人亦如之，消息盈虛，有虛有實，爲二合也。

能經天地陰陽之化者，不失四時。

天地

合氣，命之曰人，故能知天地陰陽變化，理與四時合契，此一能也。

能知十二節之理者，聖智不能欺。

知人陰陽，十二節氣，與十二時同循之而動，不可得失，雖有聖智不能加也，欺加也，此二能也。

能存八

動之變者，五勝更立。

八動，八節之氣也。八節之氣，合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氣，更廢更立，血氣亦然，此三能也。

能達虛實之數者，獨出獨入，吐吟至微。秋豪在

目，能達寒暑之氣，虛實相移者，則壽蔽天地，能獨出死地，獨入長生，其言也，吐吟至真微妙之道，其智也，目察秋豪深細之理，此四能也。吐，音去，即露齒出氣。

黃帝曰：人生有形，不離陰陽。

萬物負陰抱陽，沖氣以爲和，萬

物盡從三氣而生。故人之形不離陰陽也。

天地合氣，別爲九野，分爲四時。月有小大，日有短長，萬物並至，不可勝量。虛實吐吟，敢

問其方。

從道生一謂之朴也。一分於二謂天地也。從二生三謂陰陽和氣也。從三生萬物。分於九野四時日月乃至萬物。一一諸物皆為陰陽氣之所至。故所至處不可勝量。不可量物並有虛虛實實之談。請其言道方道也。

岐伯曰。木

得金而伐。火得水而滅。土得水而達。萬物盡然。不可勝竭。

言陰陽相分五行相剋。還復相資。如金以剋木。水以剋火。土以剋水。始土剋水。得水通易。餘四時皆然。並以所剋為資。萬

物皆

爾也。故鍼有懸布天下者五也。

故鍼等利人之道。凡有五利也。

黔首共飲食。莫知之也。

黔黑也。渠廉反。人之首黑。故名黔首也。飲食一服用也。黔首服用此道。然不能得其意也。

曰治神。

存生之道。知此五者。以為攝養。可得長生也。魂神意魄志。以神為主。故皆名神。欲為鍼者。先須理神也。故人無悲哀動中。則魂不傷。肝得無病。秋無難也。無怵惕思慮。則神不傷。心得無病。冬無難也。無愁憂不解。則意不傷。脾得無病。春無難也。無喜樂不

極。則魄不傷。肺得無病。夏無難也。無盛怒者。則志不傷。腎得無病。季夏無難也。是以五過不起於心。則神清性明。五神各安其藏。則壽近遐算。此則鍼布理神之旨也。乃是崆峒廣成子之道也。

二曰治養身。

飲食男女。節之以限。風寒暑溼。攝之以時。

有異。單豹巖穴之害。即內養身也。實恕慈以愛人。和靡勞而不述。有殊張毅高門之傷。即外養身也。內外之養。周備。則不求生而久生。無期壽而壽長也。此則鍼布養身之極也。元皇帝曰。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斯之謂也。

三曰知毒藥。藥為

真。藥有三種。上藥養神。中藥養性。下藥療病。此經宗旨。養神養性。唯去怵惕之慮。嗜欲之勞。其生自壽。不必假於鍼藥者。也有病生中。無出毒藥。以為真惡。故須知之。

四曰制砭石大小。

東方濱海水傍。人食鹽魚。多病癰腫。故制砭石大小。

用破

五曰知輸藏血氣之診。

輸為三百六十五穴者也。藏謂五藏血氣診。謂經絡諸脈診候也。

五法俱立。各有所先。

此五法各有所長。故用之各有所先也。

今末世之

刺。虛者實之。滿者洩之。此皆衆工所共知之。

粗工守形。實者寫之。虛者補之。斯乃衆人所知。不以為貴。

若夫法天。則地隨應而動者。知之者

若響隨之者若影

刺虛實之道。法天地以應萬物。若響應聲。如影隨形。得其妙。得其機。應虛實而行。補寫也。

道無鬼神獨往獨來

應天地之動者。謂之道也。有道德者。其鬼不神。故與道往來。無假於鬼神也。

黃帝曰。願聞其道。岐伯曰。凡刺之真。必先治神。五藏已定。九候已備。迺緩存鍼。

凡得鍼真意者。必先自理五神。五神既理。五藏血氣安定。九候已備。

於心乃可存心。鍼道補寫虛實。衆脈弗見。衆凶弗聞。外內相得。毋以形先。

病人衆病脈候。不見於內。諸病瘳候。不聞於外。內外相得為真。不唯形之善惡為候也。

可稅往來。迺施

於人。稅。五骨反。動也。先知內外相得。人之理。動而形來。乃可施人也。

人有虛實。五虛勿近。五實勿遠。

五。謂皮肉脈筋骨也。此五皆虛。勿近寫之。此五皆實。勿遠而不寫。

至其當發。間不

容胸。至其氣至。機發。不容於胸目也。容於胸目。即失機。不得虛實之中。胸音舜。

手動若務。鍼耀而胸。

手轉鍼時。專心一務。

靜意視義。觀適之變。

可以靜意。無勞於衆物也。視其義利。觀其適當。知氣

之行變。動者也。

是謂冥冥。莫知其形。此機微者。乃是窈冥。衆妙之道。淺識不知也。

見其鳥鳥。見其稷稷。從見其飛。不見其雜。

鳥鳥。稷稷。鳳凰雌雄。雌雄雌。鳳凰羣雜而飛。

雄雌相和。不見其雜。有觀鳳者。別其聲殊。辨其形異。故曰不雜。譬善用鍼者。妙見鍼下氣之虛實。了然不亂也。

伏如橫弩。起如發機。

如橫弩者。比其智達妙術也。起如機者。比行之得中。

黃帝曰。何如而虛。何

如而實。岐伯曰。刺虛者。須其實也。刺實者。須其虛也。

虛為病者。補之須實。實為病者。寫之須虛也。

終氣以至。慎守勿失。

得氣補寫終時。慎之勿使過與

不及也。

深淺在志。

志。記也。計鍼下深淺。可記之。不得有失。深淺有失。更增其病。故須記。

遠近若一。

使之得中。不可過與不及。故曰若一也。

形如臨深淵。手如握虎。神毋營於

衆物。行鍼專務設二喻以比之一如臨深淵更營異物必有顛墜之禍亦如握虎不堅定招自傷之害故行鍼調氣不可不用心也。黃帝曰願聞禁數岐伯曰藏有要害不可不察。五

之氣所在須知鍼之爲。害至要故欲察而識之。肝生於左。肝者爲木在春故氣生左。肺藏於右。肺者爲金在秋故氣藏右也。肝爲少陽陽長之初故曰生也。肺爲少陰陰藏之初故曰藏也。心部於表。心者爲火在夏

居於太陽最上故爲表。腎治於裏。腎者爲水在冬居於太陰最下故爲裏也。心爲五臟部主故得稱部腎間動氣內理五臟故曰裏也。脾爲之使。脾者爲土王四季脾行穀氣以資四藏故爲之使也。胃之爲市。胃

脾府也胃貯五穀授氣與脾以資四藏故爲市也。兩盲之上中有父母。心下鬲上謂盲心爲陽父也肺爲陰母也肺生於氣心主於血共營衛於身故爲父母也。七節之傍中有志心。脊有三七十二

一節腎在下七節之傍腎神曰志故志心者腎之神也。順之有福逆之有咎。人之上順血氣下順志心有長生之福逆之有入死地之禍也。黃帝曰願聞九鍼之解虛實之道。請

九鍼應於九數。岐伯曰刺虛則實之者鍼下熱也。刺寒虛者得鍼下熱則爲實和也。滿而洩之者鍼下寒也。刺熱實者得鍼下寒則爲虛和也。宛陳

則除之者出惡血也。宛陳惡血。邪勝則虛之者出鍼勿按也。勿按者欲洩其邪氣也。徐而疾則實者徐出鍼而疾按也。寫法徐出

鍼爲是只爲疾疾按之即邪氣不洩故爲實。疾如徐則虛者疾出鍼而徐按之也。補法疾出鍼爲是只是徐徐不即按之令正氣洩故爲虛也。言實與虛者寒溫氣多

少也。言寒溫二氣偏有若無若有者疾不可不知也。言病若有若無故甚難知也。察後與先者知病先後。知相傳之病先後也。爲虛與實

言寒溫二氣偏有
多少爲虛實也。

言病若有若無
故甚難知也。

知相傳之
病先後也。

者。工守勿失其法。

刺虛欲令實。刺實欲使虛。工之守也。

若得若失者。離其法。

失其正法。故得失難定也。

虛實之要。九鍼最妙者。為其各有所宜。

要在各有所宜。

補寫之時者。與氣開閉相合。

補閉寫開。合熱為時。

九鍼之名。各不同形者。鍼官其所當補寫。

九鍼之形及名別者。以官主病之別。又補寫殊

也。用。刺其實。須其虛者。留鍼。陰氣降至。迺去鍼也。

刺於熱實。留鍼。使鍼下寒無熱。乃出鍼。

刺其虛。須其實者。陽氣降至。鍼下熱。迺

去鍼也。

刺於寒虛。留鍼。使鍼下熱無寒。乃出鍼也。

降之已至。慎守勿失者。勿變更。

寒溫之氣。降至鍼下。勿令太過。不及。使之變為餘病也。

深淺在志者。知病之內外

也。下鍼淺深得氣。即知病在藏府也。

近遠如一者。深淺其候等也。

深淺得候。即知合中。不令過與不及。

形如臨深淵者。不敢墮也。

恐其失也。

手如握虎者。

欲其壯也。專務甚也。

神毋營於衆物者。靜志觀病人。毋左右視也。

言志一不亂也。

義毋邪下者。欲瞻病人。目制其神。令

氣易行也。不自御神。為義邪下。

所謂三里者。下膝三寸也。所謂付之者。舉膝分易見也。

言三里跗陽穴之所在也。跗陽穴在外踝上三寸。舉膝分之時。其穴易見也。又

付三里所在者。舉膝分其穴易見也。

巨虛者。搖躄。足脡獨陷者也。下廉者。陷者也。

在三里下三寸。足脡外。獨陷大虛之中。名曰巨虛。巨虛之中。上廉。足陽明脈與大腸合。下廉。足陽明脈與小腸合。躄

高也。謂此外踝上高舉處也。搖而取之。

黃帝問岐伯曰。余聞九鍼。上應天地。四時陰陽。願聞其方。令可傳於後世。而以為常。岐

伯曰。夫一天二地。三人四時。五音六律。七星八風九野。此舉天地陰陽之數。人形亦應之。鍼各有所宜。故曰九鍼。人形應於

九數。故曰各別有所宜。人皮應天。人肉應地。人脈應人。人之筋應時。人聲應音。人陰陽合氣應律。人齒面目應星。人出

入氣口應風。人九竅三百六十五絡應野。言人九分。應九數也。故一鍼皮。二鍼肉。三鍼脈。四鍼筋。五鍼骨。六鍼調陰

陽。七鍼益精。八鍼除風。九鍼通九竅。除三百六十五節氣。此之謂也。各有所主也。人身既應九數。行鍼亦有九別也。調陰陽者。應六律也。益

精者。益五藏精。應七星。謂北斗七星。除風。應八風。通九竅。應三百六十五節之氣。九野也。以其人身有主合之也。人心意應八風。人邪氣應天地。心意邪氣。應天地之中八風也。人面應七星。人

髮齒耳目五聲。應五音六律。人陰陽脈血氣應地。人肝目應之。九九竅三百六十五。肺主於目。在天為日月。其數當九。故九竅合九野。三

百六十五數也。人一以觀動靜。九數各有九分義。故人之一分。法動靜也。天二以候五色七星。應之以候髮母澤也。天之二分。之義。候五色。七星分髮。皆天之候。五音

一以候宮商角徵羽。五音一分之義。以候人之五聲也。六律有餘不足應之。六律升降。以候虛實。二地一以候高下有餘。地之一分。之義。以候高下有餘也。

九野一節輸應之。以候閉。九野一分之義。候三百六十五節氣。輸穴閉之不洩也。三人變一分。候齒洩多血少。人九變一分之義。候齒及洩多血少。十分角之